

曾幾何時，我以為「自省」只不過是弱者的行為。孔子曰：「內省不疚，夫何憂何懼？」當時我總覺得自己行事果決，邏輯周全，在辯論比賽天下無雙，何疚之有？然而，今天在校際辯論比賽的半決賽的慘敗，卻像一記響亮的耳光，打碎我那虛假的面具，令我明白自省的重要。

為了這次比賽，隊友們都做足了充分的準備，但是，我恃着辯論隊隊長的身份，更自詡為辯論隊的「大腦」，在練習時，總是用居高臨下的眼神掃視隊友，對他們的準備不屑一顧，當副隊長指出我講稿中的一個邏輯漏洞時，我趾高氣揚地說：「一心，你只不過是負責搜集資料，在邏輯方面，我可比你清楚得多。」當時，我目中無人，自信心膨脹成一個密不透風的氣泡，將我與外界隔絕。

比賽當日，我正準備在結辯環節大放異彩。可是，對手果然如一心預言般，精準地咬住那個邏輯漏洞猛攻，那一刻，我大腦瞬間一片空白，原來流利的口才，咄咄逼人的樣子都消失了，只剩下尷尬的雜音，我面紅耳赤。那曾是我隨口否定的部分，如今像把利劍刺了回來，我下意識地轉頭看向隊友，希望他們能給我一點支援，但是，我只看到一心那雙寫盡無奈的眼睛和隊友的沉默，獨留我在台上啞口無言，而我也因為過於自負，根本沒有準備那一部分的補充資料，最終在優勢巨大的情況下被大逆轉，無緣進入決賽。

賽後在休息室裡，我把心中的不甘轉化成卑劣的憤怒，第一反應竟是諉過於人，我大聲呵斥一心：「你為什麼不早點強制我修改？如果你當時再堅持一點，我們就不會輸！」我咆哮着，聲音在狹窄的休息室回盪、徘徊，最後陷入了一種死一般的寂靜。一心沉默了很久，最後只平靜地說出：「我說了不止四五遍了，但你每一次都只是敷衍我們。」說罷，一心便跟隊友離開了休息室。這一句話如同一盆冷水，兜頭淋下，我腦海中浮現出練習時自己那副專橫、無理的醜態。看着空無一人的休息室，那一刻，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慚愧和自責，那種無地自容的感覺比輸掉比賽更疼上千倍，原來真正令隊友和團隊失敗的不是那些邏輯漏洞，而是我那顆拒絕自省的心。

在我冷靜之後，我深刻反思言行上的錯失，並誠懇地向一心和隊友們寫了一千字的反思信，期望他們感受我改變的決心和誠意，我更保證不再諉過於人，會虛心接受他人的意見，改掉自負的缺點，專心準備未來的比賽，希望將功補過。

經過這次事件，我才醒悟，自省並非弱者的自我懷疑，而是強者對靈魂的修補，正如荀子所說：「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，則知明而行無過矣。」自省就像一面刺破虛榮的鏡子，在我盲目自信時，提醒我看清腳下的懸崖，在功成名就時看清自己的不是。從今往後，我謹記每日三省吾身，不求事事完美，但求在進步的路上，不遺失那顆謙卑的心。